

中國新文學叢刊

邱七七自選集

138

I217
7744N

股份有限公司

138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七七邱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邱七七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138

著者：邱 七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台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一二〇元
平裝九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元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一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號〇一八五號



朱怡恬
Julia Chu.

EWt 17/13

② ①

寫作中（民國六十八年秋）
與母親攝於香港（民國六十九年冬）





③ 儲先生郊遊

④ 閻家合影於國父紀念館（民國68年）



歌
唱
人
生

七七

民國二十四年我家剛遷在武昌新蓋的三層樓小洋房

時

我剛入小學，字還不懂得幾個，却指着二樓起坐間在絹

上畫得有花四圍吊着流蘇的新電燈帽子說：「東洋顏色

我不喜歡。」便父親大為驚訝。我自小對日本的歐感些好

奇，不是沒有原因的。

目
錄

第一輯 散文	
遙念父親	九
悔罪女	三
看書與夜談	六
親愛的爸爸	九
什麼是媽媽	三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五

我喜歡朋友	三五
翡翠的顏色	二七
快樂頌	二九
一朵萬籬	三三
永不褪色	三三
新蝶戀花	三五
傳統	三七
我家的那個電視機	三九
父親節的祈禱與自白	四一
我與千字文	四三
七七憶七七	四五
家有金鐘	四七
鑽戒	四九
第二輯 遊記	

櫻花之旅	九二
由臺北到福岡	九七
「迷你」朝食	一〇三
飛魚和巨鱗	一〇九
洗溫泉浴	一二六
九州之最南端	一三三
剛打過蠟似的	一三六
第三輯 科學小品	
奇妙的增加與減少	一三七
星星和太陽	一四四
小原子的大能量	一五五
元素的故事	一六四
宇宙中的地球	一七二

自然的平衡	一八〇
人體的協調	一八九
第四輯 小說	
吉旅	一九九
以牙還牙	二〇七
舅舅沒有空	二一四
好妻子	二二三
貓與三葉草	二二〇
無妄之災	二二六
感情的參商	二二五
錯錯錯	二七〇
迷途	二八五
作品書目	三〇三

小 傳

邱七七，湖北興山人，民國十七年生。七七這個名字很少見，是她的本名。關於如何取得這樣一個名字，本選集中有詳細的解釋。從書香世家傳襲到讀與寫的習慣與興趣，大學唸國文系，來臺灣以後在教育界服務，曾任空軍岡山子弟學校校長。自三十八年迄今，始終維持業餘作家的身份，寫作不斷。已出版的著作有：火腿繩子（民國四十二年）、這一代（民國四十三年）、鹽梅集（民國六十五年）、歐遊記掠（民國六十八年）、魚雁傳心聲（民國六十九年）、婚姻的故事（民國七十一年）、青藍集（民國七十二年）。

現任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總幹事，熱心籌劃文藝活動，深得人緣。

文 散 輯一第

遙念父親

三年來，爲得不到被關在鐵幕裏父親的消息，我已淚盡心碎。但是當我想到身邊連父母親的像片也沒有一張的時候，傷心之餘，對父親又不免有一番抱怨。

父親有收集像片的癖好。不僅是他自己的，完全貼上了像簿，就是我們姊妹的，或者是親戚朋友們的，他也完全一網打盡。所以父親像本中的財產，只見與日俱增。雖然，此時我已找不出一張父母親的像片，但是父母親的慈顏，在我的腦子裏，將永遠保持着清晰明朗的記憶。

父親常告誡我們，做事不可倚靠天才，要持之以恆，作不斷的努力。父親爲證明他的理論時，常愛舉出這樣的一件事。他說：「誰都知道我不會演講，有一次出席參議會報告業務，我不看講稿講了兩個鐘頭。雖然連西裝上身都濕透了，但是我的報告得了第一名。許多朋友都奇怪我」

爲什麼會一鳴驚人，其實說穿了一點都不奇怪。在出席會議以前，我一個人關在屋子裏，對着鏡子，一遍又一遍的，不知練習了多少次。後來又請你們的母親來糾正我的姿勢。花了功夫，當然可以得到代價。我一點天才都沒有，我只得力於我的用功。讀書做事，應該牢牢的記住這句話：「一分天才，九分努力。」

回想自己，讀書十幾年，從沒有好好的用過功，真是有負父親的教誨。

父親公餘的嗜好就是讀書。他同時所訂的中外雜誌，最多到過十八種。除此以外，父親還是一個道地的電影迷，看過的說明書，都一本一本的精裝起來。在時髦的玩意兒裏面，父親又選擇了跳舞。他曾組織一個百餘人的公餘聯歡社，每週週末舉行舞會一次。

每次舞會中，常有一個音樂指定由女的請男的跳，父親就走過來輕輕的囑咐我：「回頭你來請我跳。」他大概是預防受到冷落的待遇吧。

我們家庭的空氣，非常安詳和諧。我想這是因爲我們以父親爲生活中心，而父親又能够在工作時嚴肅，在遊戲時輕鬆，而和我們打成一片的緣故。

父親以沒有留學爲一生的恨事。常見他撫摸着下巴，喟然嘆說：「這輩子沒有喝過洋水，只有指望將來做洋老太爺了。」

三十八年春，大陸吃緊，父親雖然知道共匪一來，誰也不能倖免於禍，但從政廿餘年，潔身